

追一场江南春雪

□周晓斌

早春二月，天气像捉摸不透的人心，忽冷忽热。前一日，气温骤升，水银柱压都压不住，彪悍的人短袖上街。次日，寒霜凛冷，虚弱的人棉衣裹身。这天气，难道也深谙阿加莎的反转技巧？可怜了那些花花草草，刚刚从严寒中苏醒，过上惠风和畅的舒心日子，又一下子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。

已过雨水节气，邪不压正，天气日渐暖和。城里的梅花开得热烈，心急的玉兰也已盛开，似一只玉盏，盛一杯春光。我想，这下不会再折腾了吧。哪承想，2月19日那天，气温骤降。21日，朋友萍传来了山里有雪的消息。这消息，似一封密电，惹得我们想去“破译”一下——在江南，真的还有一场春雪？



朋友敏熟练地开着她的商务车，带我们朝萍的娘家宁海双峰一带开去。一群女人怀揣着对春雪的憧憬与好奇，踏上追寻春雪的踪迹之旅。

“真的有雪？”

“算了吧，等我们赶到，说不定成了一摊水。”

“春雪不等人。”

人多嘴杂，众说纷纭。敏说，萍娘打电话来说，雪很大。她一把年纪，不会乱说。再说萍已经去打头阵，真的没雪，返回即可。当车行至留五扇，远远望见山顶那一抹白色，宛如翠绿的山峦披了一条白纱巾，不厚，但至少是有的。那一刻，众人又兴奋起来，期盼汽车生出双翼，瞬间飞到大陈。

公路上，没有一点雪的痕迹，但我们确信，雪是躲在大陈的山窝窝里等着我们的。仿佛听到雪很煽情地说：“你不来，我不敢化成水，怕你不认识我的模样。”

一到大陈，眼前画面从南国春色切换到北国风光模式，惹得众人欢呼雀跃。屋顶上躺着肥嘟嘟的白雪，那是我们多少年不曾见过的雪景啊。村道上的雪已被踩烂，变成了一摊水，我们掂着脚尖，生怕鞋子弄湿。到萍家，萍正在烤火，烤网上放着年糕，正在扑扑地往外冒着香气。年糕在炭火的舔舐下，慢慢涂上了一层金色。萍不时翻转着年糕，每一次翻转都伴随着细微的咔嚓声，那是食物与火焰之间独有的对话，而我是忠实的聆听者。

年糕在热量的作用下变得饱满而膨胀，仿佛蕴含着即将爆发的生命力。就在那一刻，“噗呲”一声轻响，年糕的表面轻轻裂开，释放出诱人的香气，发出对味蕾最直接的诱惑。众人分而食之，小心翼翼捧着滚烫的年糕，左手换右手，生怕这份温暖稍纵即逝。

白雪覆盖的窗外，是一片静谧而辽阔的世界。而屋内，

是火塘边围坐的温馨场景。年糕、白雪、火塘，这三者在这个时刻构成了最和谐的画面。

萍家人好客，烧了很好吃的年糕汤。大家都沉浸在年糕汤的美味中，闷声不响。萍的发小琴进来，看了看，寒暄几句，她出去了。萍大姐又炒了年糕，大家接着吃。美食当前，感觉众人不是来看雪的，而是来大陈吃年糕的。琴第二次上门，她穿着蓝色的雨靴，看我们还在吃，她忍不住说，等你们这样慢吞吞吃完，雪都没了，早化水了。我们觉得琴言之有理，才把心思从口欲中拉回。

在江南，春雪稍纵即逝，错过了，不知何年才能相遇，便一窝蜂往门外涌去。屋内很温暖，屋外寒风骤起。隔壁几只狗听见脚步声，狂吠以宣示主权。

琴说，我知道哪儿雪多。她本想从一条小溪边走过去，石坎很高，雪下面不知是什么，我们走了几步，都不敢走，怕掉进溪里。天寒地冻的，不死也脱层皮。她们商议去另外一个方向，穿过村里，到一条很宽阔安全的山路上去看雪。

山脚下，虽向阳，但没人走过，路上积雪很厚。一踩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，边上还有一个小洞，那是我们害怕滑倒，每个人拿了一根木棍当拐杖。山路两旁的狼萁草上铺盖着白雪，香榧树上也是白雪，松枝上也是，到处雪白、晶亮，好一个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”。这一赞叹，我捡起梅花来，竟然寻而不得。

城里有红梅，无雪；山里有白雪，无梅。看来，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。惆怅茫然间，不禁吟诵起纳兰性德的词：“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”众人不淡定了，摇着香榧树，雪本来好好呆着，正在睡眠状态，人一摇，它不明就里，扑棱棱跳下枝头，摔得鼻青脸肿。

女人们瞬间成了捣蛋鬼，

拉竹枝、摇松枝，搞得安静的天地不安生。玩着玩着，不约而同打起了雪仗，战斗很激烈，惹得一直跟着的小狗都不待见了，它向前狂奔而去，雪地上留下一只只梅花脚印，又让人不禁感慨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

好好的一条白雪山径，被我们践踏得不成样子，像被揉皱又铺开的旧地毯，绒毛间还蜷着脏雪。春雪盈润，一踩全是水，不多时，穿着旅游鞋的我袜子全湿了，由此知道琴穿着雨靴追雪才叫经验老到。

江南的人已经好多年没在雪里受冻了，山风夹杂着竹枝上掉下的雪块，打在头上，冻得我一哆嗦。大家看着绝尘而去的萍和琴，看来追上她俩也是没希望了，玩心倦怠，返身朝山下走去。

回到萍家，萍母赶紧把火塘让给我们。我是连裤袜，不方便穿脱，只得拿了一片竹片踩着烘。一时，火塘里热气滚滚。

回家路上，看见很多人在中央山村看雪，路边停满了汽车。相对于大陈的雪，此地的雪相对稀薄。我们像见过大场面的人，已经不再稀罕。不过，有总比没有好，少一点，好歹还是有的。看见一个人张着蛇皮袋手忙脚乱急吼吼往里面搂雪，这手速堪比某些地方人搂席，令人发噱。我真想乘其不备，冲过去大喝一声：“大胆毛贼，不得偷雪！”

回城的汽车上，好多汽车尾部坐着雪人。大部分是没头的，完整的很少见。大家都想将这江南春雪带回城里。想起萍母的话，她说打电话给她的曾外孙，小小孩说：“太婆，你赶紧把雪藏起来，等我周末来看；你一定要藏好啊！”萍母亲说：“雪咋囤囤，我哪有这本事。”雪又不是糯米粉，可以藏米甬里；但小孩就以为世间一切皆是藏得住、留得牢的。

